

上海社會真相

人海潮

宮崎



網蛛



社會小說

人海潮 第一集

網蛛生著

楔子

世路悠悠。未可量。百千萬劫。走羊腸。射工伺影。心彌毒。魑魅迎人。計更狂。但許旁觀。澆白墮。未容沉溺。戀黃梁。醒來拂拭。雲箋寫。爲覓閑生。一晌忙。話說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上。有一天在下午睡夢。迴寫出上面一首小詩。正在感嘆平地怒潮。陡起如排山倒海而來。頓時把在下一個瘦弱身軀。捲送到一座孤島上去。這座孤島。雖屬炊煙斷絕。人迹不到之地。細勘起來。倒也是太古洪荒。遺下一處洞天福地。島中石室清幽。氣候溫和。花木暢茂。果實繁滋。不飢不凍。正好在此逍遙。遯迹在下。到得此間。機械悉泯。煩慮全捐。心中目中空空洞洞。一塵不染。只是有時候迴想到卅年人海中。勾心鬥角。攘往熙來。自覺可笑。又見那魑魅。擲人射工。伺影更覺可怕。心頭蘊着無限酸辛。眼底閱盡萬千駭怪。一時無可發洩。摸摸身畔毛錐。尙在楮墨猶存。寫出一部整齊的小說來。這其間事實是真。是假。聰明人自能索解。杜臂符禱。

留給後人讀了。哭也罷。笑也罷。這是後話。不提。且說在下島居。無事。扳登絕頂。四顧茫茫。猶覺得人海之中。潮勢洶湧。潮聲澎湃。心有餘悸。悚然而下。正是

欲訴心頭千縷恨。揄磨和淚寫新辭。

第一回 鄉愚好事競拜雛兒 豔魄多情下嬪泥堦

話說中國幸虧辛亥年。幾個熱血健兒。拋却頭顱。博得個錦繡河山。還吾漢族。革命成功。共和奠基。自此以降。鄉村人民。倒也安居樂業。雞犬不驚。正是農歌于野。商謳于市。婦孺嬉戲。老弱騰懽。說不盡一番太平景象。閒言少表。且說離開蘇州城外四十里之遙。有一座康莊。名叫安樂村。村西一里之外。有一鎮。叫做福熙鎮。鎮上狹狹一條街道。曲曲一條河流。却也人煙稠密。交通四達。附近二里一莊。三里一灣。不少居民。大半上這福熙鎮的安樂村。更是衆村之主。也有百十戶人家。比較來得富饒。鄉村人民。比不得城市紳宦。只要養牛一頭。耘田十畝。雇個長工。種些蔬菜。便算是個莊主。村上出了甚麼岔子。要受莊主裁判。村人受了甚麼委曲。要向莊主聲訴。（莊主從此多事矣。）莊主的威權。却很利害。一莊總有一主。莊主本人。並不操勞。每天踱到鎮上茶館裏。喝碗

板茶合茶館人都站起來笑着招呼他。他好像做了大總統元旦受賀似的。心中好不歡喜。(莊主之虛榮只在此)那鎮上旁的店鋪倒也有限最多茶館莊主判斷案件都在茶館裏執行。茶館更好像莊主一座小小法庭判斷是否合法不去管他。只是裁判權誰給他的呢。便是一鄉鄉董。鄉董是他上級機關。鄉董一鄉只有一個(也是物希爲貴)全縣三十多鄉只有三十多個。也有前清秀才也有私塾教師也有蘿頭店老班也有水果行小開。不論資格只求能幹(就壞在此)鄉董的助手叫做鄉佐。一律出自縣知事委任。因此他的威權就能夠控制各莊莊主彷彿專制時代元首股肱萬民庶政全權遙領。只是鄉裏些小事情任憑莊主發落也不顧問。非要有甚麼竊賊撬門寡孀偷漢這種重大案情纔肯會同鄉村莊主親自審訊(茶館像會審公堂)更有捉私鹽船搜燕子窠那樣關防嚴密的公幹纔肯御駕親征。一年之中倒也不少這項不幸的案子發生一鄉一鎮碰到發生了案子之後人民更有一種沸沸揚揚的輿論。這種輿論倒也是采風問俗的應該知曉待在下把他做個全書的開場慢慢表來。且說安樂村上有一家姓金的兄第三個金大最長其次金二金三一輩子沒有入過塾。

讀過書。因此也沒有甚麼表字。大號隨便連行帶姓的叫。叫金大金二。早娶過妻子。各歸各住。小弟金三。每年四五月出外做田工。田工完結。九十月裏歸來。吃兩個哥子的飯。每天一家輪流着。小弟本來和金二同住。後來不知怎的。金二叫娘舅陳伯和出來。趕出小弟。那邊金大也拒絕他住。小弟沒法。就在草場前面牛棚頂上。擱一個柵子。鋪條蓆子。蓋塊棉絮。宿在上面。倒也小樓一角似的。清早垂晚。唱着田歌。伴隻老牛。同起同臥。可稱對牛彈琴。金大妻獨養一個女兒。年已十三歲。尙沒攀親。金二討了家小。却沒生養。去年正月裏。金二不知怎的和家小爭吵。夫妻口角。家庭常事。金二妻這番氣苦。不過要上吊尋死。後來跟着隣舍黃老太到上海吃人家飯。去聽說在上海一家公館裏當娘姨。金二守在家裏。每月接着他妻子寄幾塊錢。過活倒也無憂無慮。過他的快樂日子。一天十月初上。金大合家大小圍着一桌子吃飯。他女兒銀珠偶然把飯碗上面一粒穀檢出。掉在地上。金大瞧見。就把自己飯碗在桌上一擱。圓瞪雙眼罵銀珠道：「你！不要作賤。五穀掉在地上。又沒鷄來啄食。」（一鷄字爲下文點眼）你要死。隨便都好死。爲甚要弄到給天老爺打死。說着還把雙筷直指到銀珠烏溜溜兩隻眼睛。

上去逼得銀珠哭了出來（微風起於蘋末）金大妻忍不住俯下身去把粒穀拾起來自己送進嘴裏隨口說聲一粒穀丟就丟了值得多麼嘮叨金大接嘴道一粒穀沒有六斤四兩半氣力那裏來看你口輕骨賤娘兒倆都不知輕重肚子吃得青筋起不管主人死弗死別的不打緊可是天老爺也不饒你金大妻道我們田裏收穫起來也不知掉了多少穀誰見天打死人金大怒道那時有十來隻雞啄食（鷄眼又點一下）現在雞到那裏去了吾正要問你金大妻便不開口了金大把雙筷向桌上碰一手拿碗飯澆了兩匙荳芽湯正要吃飯見妻子一語不發女兒眼淚索滾在飯碗裏金大忍不住又把女兒結結實實大罵一頓銀珠哭聲益縱索性掉下飯碗走到灶前抽抽咽咽哭個不休（一部大文章起於一粒穀誠可謂一粒粟現大千世界）金大只管吃飯吃罷三碗一語不發披件棉背心束條布圍裙（鄉人男子亦穿裙）骨都着嘴走進房裏伸手到一個罇子裏去掏了一回空空洞洞只贖些稻柴灰金大抽了口冷氣也便踱到外面去了原來這罇子裏貯雞蛋的金大每日吃罷午飯總要摸五六個雞蛋帶到鎮上換酒吃福熙鎮三娘娘開一家小酒店金大算得是個老主顧他每天晚上

總是三盃高粱一個鹹蛋一盆金花菜兩包落花生總共百十來錢六個雞蛋如數合訖金大喝到太陽落山東倒西歪的跑回家來不是打孩子便是罵老婆這也算金大日常的刻板生活不料前天金大妻妹子出嫁到福熙鎮上尤老板家預定十二桌酒菜臨時添了鄉董福爺公分兩桌折菜一時少雞金大妻把自己養的八隻雞一起借給母家殺了那麼雞蛋便絕了來源金大兩回摸個空饅子心裏火得什麼似的晚上高粱又不好不喝三娘娘家一本流水簿上三娘的女兒小美已給他寫過兩筆帳了金大想今天再難開口記帳心裏正在盤算忽見女兒銀珠丟掉一粒穀他便借此出氣他的主眼本在雞上一粒穀那裏放在他眼裏當下金大妻見金大跑了便把女兒吃贖半碗冷飯自己吃掉另外盛碗熱飯淘淘湯掛些菜（父憎之母憐之各有各的天性曲曲傳出爲之一嘆）送到灶下去給女兒銀珠吃隨口道兒啊你的命生得這樣苦落在這個天殺的爺手裏總難過日子咧接着嘆口氣道唉我們倆冤家不知誰先死假使我死在他手裏兒啊你那時候的苦纔是真苦哩銀珠聽得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捧着一碗飯那裏吃得下去（如此家庭令人一哭）娘又道你不要哭罷哭殺

也是沒用我娘替你想個法子。你的嬸娘現在上海享福去了。先前不是也在家裏朝打夜罵挨過苦的吗？你停幾天寫個信給嬸娘叫他帶你上海去吃人家飯罷。橫豎家裏除掉我娘沒有第二個親人疼你。你去也好。（上海好算得無物不容的去處）銀珠纔始住了哭。當下金大兩隻手插在棉背心裏捧着一肚子的不自在。踱出大門一路向福熙鎮走。經過秦炳奎門首。炳奎的媳婦在窗口子裏叫住金大道。金大哥你上街嗎？我煩你一件事說着拿一雙雙條樑男人鞋子的底面把帕子包着給金大道。這雙鞋子是我家公公的你替我拿到街上托小皮匠上去。（鄉人縫鞋口上）幾個錢你替我墊付一付回來給你。倘你不便墊付我家公公也在街上喝茶就替我家公公拿錢也很使得。金大接了鞋子嘴裏應着心頭好不懊惱。暗想自己今天上街不名一錢還有人要我墊付却也好笑。一路走到將近福熙鎮一條板橋堍。下心裏打定主意今天只好到積善寺前丁全那裏喝一碗茶。三娘娘那邊莫說進去連面都不好給他瞥見。只是到積善寺前去。三娘娘家必由之路。小美兩隻烏溜溜看人的眼睛很可怕。這如何是好。一壁想一壁走過橋去。當下人急智生把秦寡婦包鞋子一塊帕子解下來繫

在頭上人家瞧了好像他怕陽光似的一直走過三娘娘酒店好像伍子胥逃出了昭關一顆心放下捏一把汗當把塊帕子塞在胸前要想踏進丁全茶館望見小皮匠挑一付担子嘴裏唱着揚州調遠遠地走來金大招招手高叫道（低些防三娘娘家小美聽得）上鞋子上鞋子小皮匠只是慢慢而來（早知不是生意經）金大等他走近身邊把雙鞋子給他小皮匠接着放在担裏依舊挑着前走金大再叮囑他道這鞋子秦炳奎家秦寡婦的秦寡婦等着你就上就上馬上就上（上當讀作臟入聲）說時路人也有驚的也有笑的金大毫沒覺得走進茶館丁全泡上一壺紅茶一隻茶盅墊在茶壺頂上茶壺蓋却放在茶盅內金大取出茶盅把茶壺蓋蓋好倒一盅喝了四面瞧瞧認得角落裏坐着帶眼鏡的一個老者就是鎮上私塾先生汪四（先生坐在角落裏可稱角先生）和汪先生談話的一個後生叫黃善生金大的隣舍金大認得一一招呼過了見汪先生拿一枝竹根烟管銜在嘴裏烟管頭上早已烟銷火滅他毫不覺得只管抽吸黃善生在袋裏掏出一個小紙包遞給汪先生汪先生一手放烟管一手接着解開來看原是一封書信角上歪斜粘兩方一大一小的郵票（郵票怎麼

有一大一小閱者試猜之。當下汪先生把一張信箋瞧了又瞧，約略對黃善生說了幾句。黃善生面上非常歡喜，伸手過來要接這封信。汪先生却不給他，站起身子對金大深深一揖，道：「恭喜恭喜你家弟媳婦就在明天要回來了。」（弟媳婦回來與伯伯何涉）金大慌道：「他回來你怎麼知道？」汪先生把封信放在金大桌上，說道：「有信爲證，這好造甚麼謠言。」這封信便是黃老太從上海寄給兒子黃善生的。去年聽說你家弟媳婦跟黃老太一同去的，黃老太今兒信上說起，送他回來。你弟媳婦吃人家飯，吃穿了回來，你多少有些好處？（弟媳婦回來伯伯有何好處）常言道：「一人有福，拖得滿屋……」黃善生跑攏來，拉汪四一同坐下，道：「我們三人談談罷，說着把封信取在手裏，對金大道：「這封信還是前天蘇州航船上阿火送來的，要吾六十文，吾不肯道自家弟兄爲甚要敲吾竹槓，便是酒力也沒有許多。」阿火跳脚道：「老阿哥，你這話說得好聽，還像自家弟兄嗎？灰孫子要拿你酒力，你這封信不知什麼緣故。昨天郵政局裏人送來，硬要討六十四文，吾給他六十文，都不肯不給他。他便要拿着走，吾識得幾字，見是老哥的信，替你墊足了收下。現在要你六十文，吾自己還暗賠着四個小錢，你還說吾敲你。」

竹槓老阿哥頭上有天老爺咧。吾要你錢除非買棺材。當下吾見他賭神罰咒照數給他汪先王你識字人你瞧瞧信上龍頭（鄉人稱郵票曰龍頭）還貼着雙倍咧。倒底甚麼緣故汪先生抬一抬眼鏡把信角上郵票仔細一看大的上有『中華民國郵政』四個小字『壹分』兩個大字小的一張上却是『欠資四分』四個小字心裏很覺奇怪說道外國人難道送信也肯欠帳怪不得聽人家說外國人開郵政局用大本錢郵政局變了外國人辦可笑）上海馬路上還裝着幾千幾百隻鵝鴿箱（大約郵政筒）老黃你這封信一定你娘認得他們局裏外國人一時寫了帳現在你娘要動身回來局裏人不放心知照向你收帳（老先生明見萬里）黃善生點頭稱是金大把信壳也瞧了一瞧說現在世界不成世界了龍頭不像龍什麼一隻船汪先生道龍頭兩字本來說說罷了火車上龍頭自來水龍頭吾沒見過究竟像龍弗像洋燈上龍頭吾曾見過怎麼蛇頭都不像正說着走進兩個人來一個穿件花緞夾袍子元色緞馬甲頭上尖頂帽拖着辮子年紀十七八歲一個五短身材穿一件長夾衫禿頂烟容滿面坐定連打了幾個呵欠丁全泡上兩碗茶陪笑着問那五短身材的道阿狗你家一

廩白米。聽說有了主顧價錢談過麼？那人驚道：「你那裏聽來？」丁全迷花朵眼，鼻子裏哼了一聲：「少年不耐道：『他的廩由他糶，要你多什麼嘴？』」丁全不敢再嚙，走開去。少年便和那人咕囁了一回，起先伸四隻指頭，後來縮去一個，在桌上一攔，說：「再少不幹。」那人道：「你老太爺那邊呢？」少年道：「老頭子不管他，正說着一位老者灣着腰，手裏拿只水烟管，擺着外八字式，脚步踱進來，丁全連忙迎上，攬了一把，說：『福爺走好。』那時合茶館人家一哄站了起來，招呼一聲：『獨有那個少年依然坐着一動不動。』老者坐定，泡茶。他兩人也就住了口。一時鴉雀無聲。老者喝一口茶，吸一回烟，忽的大喝一聲：『指那少年道：『玉吾，你還不替吾走回去。』茶館裏那有你的坐位？年紀輕輕，書不讀，只管游蕩。』少年低着頭，一溜烟走了。那五短身材的依舊坐着一壁。汪先生和金大黃善生三人說說笑笑，認得老者就是鎮上鄉董錢福爺。少年是他兒子玉吾，不知爲甚麼一回事，問問丁全，纔知小寡婦嫁人，玉吾經手包辦的錢福爺，叫道：『汪先生，你的學放得好早啊！』汪四紅着臉站起來，恭恭敬敬答道：『此刻還沒有放。』（學生沒有放，先生放在此間）因爲黃善生叫玉吾來這裏看一封信，信上說他的媽送金二妻回來，叫他在擺渡口等候。晚生

讀給他聽了。正想回館。恐怕館裏學生爭吵。老伯貴體好。請保重些。少君貴庚。還輕你也不必去苛責他。他在此散散心。不想碰着老伯呵叱他。一頓老伯家教。謹嚴簡實。起敬。汪四只管恭維下去。奈福爺一句也沒入耳。只聽得金二妻三字。問道你說金二妻是不是安樂村上的。那個汪四道是錢福爺冷笑一聲道他要回來嗎嚇！汪四不便細問。作了一揖。又對金大黃善生兩人點點頭。忽忽自去。（恐怕錢福爺不叫他他不去）一壁金大心裏暗暗歡喜的。便是弟媳婦回來。要想趕回去告訴金二。想起一雙鞋子沒有錢代墊。橫豎炳奎也在街上。只是不知他在那裏。吾去叮囑小皮匠叫他上好交給炳奎。向炳奎拿錢罷。當下問丁全道你看小皮匠担子歇在那裏。我有話對他說。丁全到門口伸長頸子一望。道在三娘娘酒店門首。金大心裏一跳。又問道今天見過秦炳奎嗎。丁全道他剛才在這裏喝了一開水去。你來他走只差一步。他此刻想在三娘娘家喝酒。你到三娘娘那裏會他罷。金大心裏又是一動。暗想天下事偏有這樣湊巧。吾回去罷。管他不得站起。要走黃善生道茶錢吾會過你。今晚怎不喝酒。頓時戒起酒來。難道肚子裏酒蟲今天吃齋。金大嚥了一口饒涎笑笑。出門去。忽的一轉念間。

（天下亂子都生在一轉念上）橫豎弟媳婦明天回來總好張羅些還清酒帳。綽乎有裕（弟媳婦沒回來已負了伯伯的酒債可嘆）今天何不再硬硬頭皮撞一撞一壁想一壁走到三娘那裏見秦炳奎並不在內只有一個醉漢站在櫃檯旁邊斜靠着身子喝酒一手捏塊豆腐干面孔像落山的太陽眼睛裏放出血來可怕得很（醉漢怕醉漢因爲自己不見自己尊容）金大瞧了一眼並不認識是誰也就坐下一旁自己在筒內抽雙筷三娘娘懶洋洋地走來倒一盃酒抓一盆豇豆金大自己走到櫃邊揀一個鹹蛋拍着吃偷眼瞧瞧小美不住的把本賬簿翻來覆去金大暗自慚愧連喝幾杯便要行走正待說聲記賬忽見小美寫張紅紙只十來個字粘在屋柱子上金大走近細認一個不識旁的醉漢也飛了一眼摸出一塊大洋碰在櫃上說聲酒家不要眼黃老子多的是錢高興起來喝一個死快快倒來（有聲有色）金大指着問那漢道上面寫的甚麼（自討沒趣）那漢讀給他聽道『小店本短一律現惠前賬未清免開尊口』金大暗暗抽口冷氣那漢接着道好漢不欠錢欠錢沒好漢老子有錢吃沒錢歇王八要欠你一個錢狗頭要欠你一個錢說罷又是咕咕的喝嚇得小美不敢出聲金大呆

呆地站着只得把欠帳一句話嚥下肚去。可是袋裏摸不出錢，心中急得甚麼似的。可巧這當兒忽地奔進一個大漢，把金大一把辮子提將起來，拖了便走（也算是個救星）。金大不知甚事，給那漢拖到一家茶館裏，一桌子上正中坐的秦炳奎，旁邊汪四先生、汪先生還在笑嬉嬉的勸解炳奎一眼，瞧見金大奔過來，一飛腳險把金大踢死。金大呆問爲的甚麼，炳奎罵道：「狗賊，你還假癡方纔？」街上叫的什麼話？金大總想不出。旁人插口道：「你在丁全門口不是高叫着什麼『秦寡婦等着就上就上』？」上讀作「藏入聲鄉人一種不規則的土語」。金大辯道：「他媳婦寄我上雙鞋子，我叮囑他也沒差池……」汪先生插嘴道：「你錯是沒錯，怪不得你只是剛纔那句話細嚼起來很有骨子。」旁人聽了，便要纏壞你說話，留些兒神，不要沒遮攔。現在說個明白，倒也有理。炳奎見金大蹙喪着臉，眼淚汪汪，也便收蓬，不做一聲。旁邊叉手立着的大漢喝一聲：「滾。」金大溜烟跑了。原來秦炳奎是安樂村一個秀才，算得一村之主。大漢炳奎哥子，炳奎剛力蠻如牛，方纔金大走到丁全茶館和小皮匠話，炳奎正在隔壁館子裏吃麵，隱隱聽得心裏納罕。後來炳奎跑進茶館，剃頭的小麻皮嬉皮笑臉對炳奎道：「剛纔聽得街

上有人高叫『秦寡婦等着就上』可是等你公公還是等的別人（可稱火上添油）
炳奎啐了一口心裏火發找炳剛尋金大出氣路上碰見汪四又同來喝茶（原來汪
四先生沒回過館喝了半天茶）講起金大無禮只是說不出口汪四也莫名原委只
有苦勸心頭老大替金大擔憂當下見金大拭着眼淚跑了汪四還苦勸炳奎一番道
金大他本是個艸包這番吃苦也是他維口興戎自作之孽你老人家不必氣苦當他
放屁罷炳奎嘆口氣道蠢牛不管人家名節攸關火發起來恨不得告他一狀（秀才
告狀家常便飯）汪四道那真要做一言喪邦了吾看不必罷炳奎又道我告訴你
金大的第二個兄弟金二去歲正月裏不是夫妻大吵你道爲的甚事汪四搖着頭道
不詳細略知一二炳奎低低道他吵的就是妻子偷漢（秀才口裏說此等話便算不
得名節攸關）一夜金二夫妻倆兩頭睡着半夜裏金二醒來覺得床上有些響聲摸
摸自己枕頭旁的腳來得多了便問他妻子道這隻腳是誰妻子應道吾的他又摸一
隻問誰又應吾的再摸一隻問誰又應吾的金二撲了起來說你的腳生得太多了待
吾替你點個清楚忙劃起火來一瞧原來精赤條條一個自己的小弟當晚三人扭做

一團（可稱精打光倒也好看）明天金二請出娘舅總斷弗開吾替他告訴鄉董福爺福爺叫他娘舅出面趕出小弟小弟纔算沒法搬出金二那裏（從此只好夜夜吹吹牛皮）後來福爺要金二的謝儀金二非但一錢不名還說什麼福爺逼走他妻子哭着吵着福爺氣極了要送他到警察分所去虧得吾說了情至今福爺這口氣還沒有落咧（福爺冷笑之由來在此）汪四恍然道怪不得吾方纔說起金二妻福爺很不自在還冷笑了一聲（文章處處埋伏直至此處方點明真相）炳奎道金二妻好好在上海怎樣要回來呢汪四把看信事細說一遍炳奎站起來道那麼吾要和福爺細細商量一下明天給金二妻一個下馬威總要嚇得他屁滾尿流仍舊逃回上海方出吾們倆心頭之恨說罷竟往丁全茶館裏去會福爺炳剛當下也就跟了哥子一直走去且說小皮匠一副担子歇在路旁身子像猢猻般蹲着嘴裏銜兩根猪鬃手裏拉兩條麻線一眼望見秦炳奎走來要想叫住問聲鞋子可是你的只因嘴裏沒空吐出銜的猪鬃又怕忽忽走過當下忙把右腿一伸要想攔住看官試想鄉鎮街道何等狹窄怎容你伸腿躺脚加着炳奎兄弟心有急事忽忽走來炳奎當前絆了一交跌成一個狗吃